

汤军  
作品

# 古情欲 典生涯



行乐之地，首数房中。而世人不善处之，往往起妒酿争，翻为祸人之具。即有善御者，又未免溺之过度，因以伤身，精耗血枯，命随之绝。噫，天既生男，何复生女，使人远之不得，近之不得，功罪难予，竟做千古不决之疑案哉。

古  
典  
情  
欲  
生  
涯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典情欲生涯 / 汤军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8.7

ISBN 978-7-5075-2390-4

I. 古… II. 汤…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96225号

## 古典情欲生涯

---

著 者: 汤军

插 图: 小镇

责任编辑: 李庆 刘峰

特约编辑: 于桐

装帧设计: 引文馆·刘婷瑜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bcs.com.cn>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55 发行部 010-58336270

责任编辑 010-5833625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华业印装厂

开 本: 670×970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80千

版 次: 2008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0套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2390-4

定 价: 22.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01 身世

云佛居门向斜开，凌乱的殿宇错落于山坡石基之上。经掠几蓬灌木和一段残阶，我步入后堂来向母亲请安。母亲如观音玉座，肃穆的双手捻着骷髅珠。佛光一闪，母亲的云鬓乌鬓不见了。我转过头，父亲的脸庞挂在墙端的鹿角下，神情失散，却久久不灭。

母亲问，家里如何？

我说，一切由韩青子料理，诸事顺利。

母亲长长吸了口气，好像要吐出一道彩虹。可她好久才缓过来，慢慢点一下头，嘴唇和两腮动了动，又问，你——呢？

我说我经常想念母亲，父亲在世时对我管束有加，如今一下子没人管，反而觉得身上不舒服，空落落的。

母亲说，你父亲管过你？

母亲的疑问仿佛一只仙鹤，在我的心湖里亮了一下翅膀，就腾入高云无影无踪了。

我听见母亲念起了他妈的经文，保佑那些随时可以出卖自己、随时准备感动、决不想死、也不知所终、开始感觉到撑的人民吧。我三十岁那年父亲没留下任何交代就撒手人寰，让正该大有作为的我一直耿耿于怀，心里得不到任何安慰。母亲在得知噩耗当天就皈依佛门，我因此怀疑她的诚意。云佛居啊云佛居，他日我若为帝，定叫你重修一百次被毁一百零一。

父亲曾是一名铁匠，在一县八乡相当出名。他的作品不仅有马掌这样的大路货，还有很多自己设计的造型面具出口西洋。海外订单纷至沓来，让他应接不暇。他组建了自己的铁厂，和大多数乡镇企业一样，靠破坏环境赚取原始资本。逐渐地，涉足到其他行业，田产、宅产、药材、典当、钱庄。

不仅如此，他还为我家留下一笔精神财富：第一块打铁砧（标志事业的开始）；孩子（也是唯一的一个，我）的第一块尿裤子（说明事业有继）；收购三



狄农庄时签字画押用的文房四宝；使用了十年的木制洗脚盆；一幅梅花戏雪图（据传说其中的梅花红来自我母亲的处女血，我觉得这张画表现了我父亲对忠贞不贰的憧憬，而不是什么邪癖。他只娶了我母亲一个老婆，这为我在财产继承上扫除了障碍）；赶路时常戴的一顶草帽（草帽最能表现劳动的艰辛。它用芦苇编就，简易有大用。父亲用它遮阳，扇风，但主要用途是伪装成农民）；一块白绸缎上的汗渍，年轮般优美，大理石一样的天成感，美其名曰“汗白玉”（父亲为了躲避税卡翻山越岭身藏一批宋代孤本土豆种前往黔西南地区的土家族寨子里换回来十两黄金，才发现了这块汗白玉，以为吉兆）。父亲对自己的这些文物十分重视，把它们存放在一个单独院落的正房，作为家祠。这个院子的东西厢房是那些父亲雇来写家谱家史的捉刀手们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地方。

韩青子为了节约开支，遣散了捉刀手，但保留了文物，辟此地为家史教育基地。韩青子经常把我拉到这里，使我惊异的是此处环境和设施的日新月异。文物一旦被封到琉璃罩里，再衬以木座和白纸板，就显得神圣不堪。后来还配上了品质优良的蜡烛，便于夜间观瞻。据说这种蜡烛是古希腊人发明，其烛光专门用于招魂，柏拉图曾在此烛下写就了《理想国》。很快地，文物们迎来了新的保护者，一只白色波斯猫。波斯猫脸很尖，腮毛横着，足以吓退那些擅长啃啮的老鼠们。

我家分为十个院落，由回字形甬道连接。甬道两边有溪渠，溪水潺潺终日不息。多条小溪穿过院墙汇成小河，再流出我家的高墙。这样的设计在堪舆眼里犯了大忌，可我父亲却引以为豪，并宣称李宅不受风水理论的约束，从而才别具一格。宅子分中左右三路，中路九进，左右路各七进，俯视下来就如一个大肚子的“中”。中路院落华贵庄重，每院一园。左路朴实淡彩，多有花草。右路的房间更多更简易，为下人所用。

父亲造这么大的宅院原以为自己可以和唐代的郭子仪一样九世同堂，但他因为事务繁忙及嗜财如命就只娶了一个老婆。单妻的好处很多，家庭和睦不致生变，也能健身强体生意兴隆。可他教我娶老婆要多多益善，把子孙满堂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我深知父亲很看不起我，把我当成了生育工具。我于是学会如何避孕，让父亲在百忙之中失望地唱着献给孙儿的儿歌。我就住在中路第三进院里，左边紧邻家祠，右面挨着戏台，此所谓左祠右戏。在我后面，依次住着母亲（现已人去楼空）、韩青子、赵宁子和蓝靛子。汉宁氏是我家的老人儿，以仆人身份享有左路第四进院，和母亲相邻。

我对做生意没兴趣，把精力全放在戏剧事业上。我建造了一座大戏楼，系

我亲手设计，八角式，攒尖顶，位于家乡兰溪县的中心广场。戏楼看台在北，分上下两层。戏台在南，台下设九口水缸。水缸既能扩音，又能圆声润色。顶部中央藻井里盘着一条怪兽，它是牛、马、鹰、猴的混合体，躯干上布满塔状突起。它也是我设计的，名为乱动。乱动的尾巴伸出藻井，构成了攒尖顶的攒尖的尖。木建筑的好处便是门窗可以随意拆卸和更改，到了夏天除掉门窗就是个特大号亭子。为御寒，戏楼四周设有暖道。沸水灌入暖道，水加热暖道上的石板，石板再加热空气，热气上来，像一道又宽又厚的棉布帘把戏楼围起来。从热锅放出的水经暖道冷却后，再用给水排把水排回锅内，如此循环往复。

我决心改造本地的花戏，创造一种新戏，一种只属于我的新戏。我死了，这戏也就没了。我不想保留它直到成为什么传统，这个兰溪县的传统已经够多的了。在本县县志里，除了那些模仿鲁氏春秋的口气写出来的监守自盗之语，便是各类文化史，什么酱油史、酱油食用史、南北酱油比较史、中外酱油交流史，什么蟋蟀史、蝓蝓罐史、蝓蝓罐雕花史、蝓蝓名家史、蟋蟀声音分类史。

戏班已具雏形，戏楼也粉饰一新。韩青子对我不满，指责我浪费资源。让戏楼和戏班闲着无用，真是实实在在的败家子。于是我想写一部新戏。

我正往钱粮管家秦钟的办公室走，斜刺里就杀出来汉宁氏，吓了我一跳。传说汉宁氏是我父亲唯一的情妇，很早就做任何事，只在各院里转悠，指点小辈们的迷津，对母亲，她无一般下人的低三下四，仿佛天赋的人权。她自称守寡三十年，据说当年还和我爷爷有过交道。我们对她都很敬畏，视为历史活宝。她儿子汉枋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仆人。我给他安排了一个特殊的任务：寻找快乐。这就是为什么他总不来见我的原因。

汉宁氏经常如波斯猫一般凝望着我，显然对我的无所事事和汉枋的下落不明深为不满。她有时甚至放肆地挡住我的闲庭信步，迫使我抬起头睁大眼用疑惑中略带敬畏的目光望着她。然而我的眼神天生不能持久地聚焦，过一会儿就要发散。当她的脸被我顺着皱纹一层层地揭开，我发觉了她年轻时的容貌，这是一个终生都在蜕皮中挣扎的生命。

老太太，你又在等你儿子吗，他就要回来了。我的语言里充满了节制。

她轻松地撇了撇嘴，我等的是你父亲，他就要回来了吗？

她的话总让我难堪。

我就说，我父亲不回来了，他老人家到另一个世界发财去了。

她瞟了我一眼，李少爷，你知道你父亲临终时对我说了什么吗？



我啼笑皆非，绕过了汉宁氏。

我把韩青子的批条交给管家秦钟，就坐下来等银子。秦柱的父亲把批条翻过来看了看说，老爷，你要把银子的用处写在上面啊。我听了一阵不悦，但知道这是韩青子的意思，也不得不写，却又不能写得露骨。秦钟端来一支笔，我在纸上急就：一百两吟风弄月，一百两流水落花。

老爷这样写，恐怕在大奶奶那里通不过。秦钟歪着脑袋说。

那就再加点儿。我说完又写：

【一百两吟风弄月】照得秦砖汉瓦，【一百两落花流水】余下玉叶金枝。

秦钟啧啧不止，老爷一派仙风道骨，全不知大奶奶的艰辛。

秦钟无奈收下条子，递来一个破布囊，里面装了银两。

我的待遇本来是牛皮囊，可时间紧迫，也就不计较了吧。

汉枋正靠着李氏大牌坊的石柱，手捧清炖猪手往嘴里塞。眼睛向上眺望，邪狎之气顿入九霄。他表情严肃地摸了摸我的钱袋说，足够了。时间还早，我就蹲在牌坊下，让汉枋买两碗绿豆沙来。

商贾们面红耳赤的交易，摊贩们声嘶力竭的吆喝，主妇们难得一见的寂寞，小痞子们略带矜持的疲惫，乞丐极度饥饿的步态，全在我这个夕阳之子的眼里化作了一丝丝鱼翅落进山环峰抱的万籁之汤。

跟前这座大牌坊旌表的李氏曾是方圆百里的名妓，看看额坊上的香帕、云凤、翠炉就能觉出那股子尤物的魅力。我的心动了，又想起汉枋在牌坊下那副弥足珍贵的神情。石柱冰凉彻骨，仿佛李氏的玉肌雪肤。柱底倒立的石狮吐出来残缺不全的舌头，把我的遐思转移到二楼横梁镌刻的“成節完孝”上。那“節”字少了最后的一勾，也是个缺憾。据说李氏对自己的过去从不隐瞒，著有《谁动了我的绣花鞋》，将二十年放荡生涯改编成一场轰轰烈烈的床帷奋斗史。我从没见过这本书，可很多舞文弄墨之流、引车卖浆之徒都说自己看过，而且还能一字一句地背诵其中的著名段落。时代的脚后跟实在难以捉摸，我只得让汉枋多加留意。汉枋说李氏的书只在外地发行而且脱销很快，后来就靠手抄本扩大影响了，所以兰溪附近的书店一直没有。李氏终因后三十年的节孝超脱了前愆，赢得了这座位于兰溪中央大街入口处的大牌坊。瑞香楼因出了个李氏，也从城西贫民窟搬到了中央大街上，与县衙构成犄角。一本书救活了一个产业。

这时街口闪出了史万春，他的样子给人一种来历不明的感觉。他领着我和

汉枋来到他家，把二百两银子放进屋，变出一头毛驴来，带我们出了县城南门。田间地头，农夫们整理着稻草人。我们履着史万春的足迹走入山坳，来到一处院子。

灼灼月光下的土坯围墙开着颓败的棉花，一个似门非门的入口正对着院里唯一一间屋子。一声锁的涩响和两段门的呜咽之后，油灯亮了起来。巨大的阴影里有一个洞，火把照过来，洞壁被小铲削得很规整。

史万春指了指说，就是这里。史万春把驴子拴在轮机的木柄上，在驴头前悬一挂香油泡制过的草饼。驴的鼻子好一番抽搐，身体好一阵痉挛，牵着木柄转起来。轮机下是一条长长的布筒深入洞里，用来供氧。

我拖着鼻子往里爬，猜想那股气味一定来自这洞的内心。越往下走，味道就越浓烈。晕眩尚未出现，我赶紧用兰花草捂住了鼻孔。此刻我舌头的味蕾深处正出现一种滋味，好像万鼠出洞，那是我曾经尝过的百花酱。

我花了三个月从深山中采到一百种花，在或亦坛里闷了三个月，才酿得一坛好酱。我打开坛子盖，闻到了现在这洞里的气味。我正在经历一场梦想过的幻境。

不时有蜈蚣和蜈蚣路过此地，它们扬起脖子很绅士地礼让着对方，然后又一起起动，挡住对方的去路。它们习惯在齷齪的地方表现自己的风度，并跳上一圈垃圾桶一样的华尔兹。爬着爬着，洞变宽了，成了甬道。

石门上刻着两位门神，他们的舌尖上各立着一个袖珍人儿。石门上还镌刻了飘逸的窗，众多飘逸的窗形成一种自远飞来的印象。门楣上的石匾写着：越我者亡，失阳绝后。

史万春让我们在门前肃立，感悟八字咒语之力，如幡然悔悟还可回头。我说你这个油头，要提醒早不说，给过钱遭了罪你才说。史万春在石门前行了三拜九叩大礼，惹得我和汉枋也严肃起来，但越严肃越兴奋。汉枋的嘴唇不能自己，像风中的烛光。

开墓有神，万气当一。史万春诵道。

墓室里果然有一具女尸，很安详地躺在石棺里。史万春曾经满嘴脓包地介绍过，说保存如此完好的贵族女尸不仅因为死后立即进行了药物处理，而且女尸生前必须是处女，所以如果能吻上她一嘴，也就是阴阳交合，一定终生受用。

女尸面色红润，栩栩如生，让我思如泉涌。史万春还说过，当嘴接触女尸的时候她就会弹出舌头，这叫鬼吐舌。我因此去自家的西典药店弄了两瓶定魂散，入墓前服了一瓶，想着干完后再倒一瓶。





如一抔春土混着涎水，醉成了甘泥。女尸的唇有点软，软中带着骨气。我一直渴望着融化，渴望能吻遍青山绿水，就期待着这样的际遇，能在瞬间一劳永逸地解决我的饥渴。这只客死陆地的青鱼啊，在等待我致命的一吻。那火舌一样的尖尖物窜了出来，抵在我的门牙上。那火舌如冰山一样在门牙上融化了，泛滥成一道道肆意的河流、一排排偶然的沟壑、一只只动人的小手、一条条蹒跚的弧线、一面面檐头的风铃、一寸寸林间的羽毛。

## 02 夫人们

蓝靛子见我脸上泛光，明白我的心灵又一次得到了净化。她的唇上还残留着甲鱼羹的味道，我的鼻子里还保存着墓室里的阴森。她贴在我身上，像一张质地精良的虎皮，没有蛀虫留的洞。

在我心里，蓝靛子就是粉色的一团。这粉团在我脑海里形成了风暴，即使是最隐蔽的港湾也不能幸免。金莲一样的粉色的船，粉色的桅杆上挂着粉色的帆，粉色的缆绳，粉色的锚，以及粉色的海。我闻见的，要比我听见的多。我听见的，要比我看见的广。大奶奶韩青子称她为铁娘子，是因为她出身在铁匠家。她不以为然，有时候在院子里只穿单薄的衣衫，还保持着打铁的感觉。仆人们一遇到她，眼神就鬼鬼祟祟的。

韩青子曾对我说，你给蓝靛子吃什么大补了这么厉害。

我见到蓝靛子那两个粉色的奶头在衣衫下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样子，就想起当年在旺亨铁铺看她打铁的情景。

旺亨铁铺原是我父亲的产业，后来瞧在远亲分上就卖给了蓝贵。至于那段亲缘究竟有多远，天涯若比邻吧。蓝贵经营铁铺，除了在丁丁咣咣上下工夫，就是会用女儿。一个女孩子打铁会是怎样的娇柔媚态，这在当时的兰溪可以算得上一个景点了。蓝贵就是要满足一下客户们的好奇心，就是要把自己的女儿推销出去。蓝靛子一副粉衣粉袖的绣花装扮，要打的物件也是名副其实的绣花针。后来，旺亨铁铺的绣花针一直畅销。再后来，蓝贵开发出各种手工用针，采用先进的磨制技术挣了大钱。

韩青子治起家来非常严厉，上上下下议论的风言风语传到了我耳朵里。我

耳根子软，听不得这些，就在枕席之间劝韩青子手下留情。韩青子割席断枕，头也不回呼呼大睡。我自知无趣，有种娘不唧唧的滋味。

后来终于出了大事，一个家仆偷了盏金烛台和两双银筷，被韩青子发现了打个半死。韩青子打那个家仆时还口口声声道，你偷什么不好，偷这么贱的东西。那只守祠的波斯猫正巧路过，也被有教无类的韩青子给踩死了。那仆人家里的不干了闹到官府，为此还赔了不少银子才算抹平。可韩青子不觉得什么，说唯其如此才可治家。后来蓝靛子竟到园中把那只波斯猫给葬了，还在猫碑上写道：依今葬猫人笑痴，他年葬依知是谁。韩青子指着那块猫碑对我说，瞧啊，蓝靛子也算兰溪一名士了。韩青子话里有话，她在说我加入兰溪名士会时花了三千两银子。

兰溪名士会是个操文弄道的地方，说它是个地方，其实居无定所。今天在砂锅居吟风捣月，明天到钱塘苑死灰复燃。名士会里都是些有功名的分子，举人秀才占了多数。还有几个凤毛麟角的进士，多年没得到肥缺厚位只得赋闲在家，跟甩籽儿前的雌蟹一般牢骚满腹。入会以来，数这几个口若悬河诗词多产，正合计着出个合集。我自愧于白了一个，却对名士会一直心向往之。韩月奇是现任会长，韩家和李家在兰溪可谓不分伯仲。我去求的他，才得以入了会。

这天聚会在韩家，大家一个个表情倍儿严肃。最近兰溪出了当事，我也有耳闻。兰溪县令贾明瑞娶了房姨太太，很快就添丁进口得了个儿子。据说县令欢喜万分，决定在儿子百日那天开征诗文税。就是说，每写一首诗，每做一篇文章都要收税。

在县衙做过三代县令师爷的史金石说道，县太爷发——疯——了，疯——了。文道不兴，国家不幸，大——明国要亡啊——。

刘小宝跳出来说，老史，亏得你在衙门里混，怎么越混越糊涂呢？大明国文章泛滥，诗词成灾，比粮仓里储存的粮食有过之无不及。诸位知不知道西洋有个说法，叫生存竞争。粮食多了，老鼠田鼠蝗虫会来吃，消灭粮食。而文章不是这样，是越来越多，却没有文耗酸鼠来咬文嚼字，以致文不胜数、诗不胜诗。如此下去，国不将国啊。贾县令先天下之忧而忧，出此下策也有他的苦衷啊。只是贾县令这样一棒子打死，对我们名士会不另眼相看，实在过分了点。如能网开一面，对名士会实行减免退返的优惠政策，我们倒是可以弹冠相庆欢呼英明。

他这是为自己儿子日后登上文坛做准备，不让我们写，这不是很明显吗？



小西天屁股微起，气冲冲道，不如我们联名上书巡抚大人，诸位敢不敢哪！

刘小宝先生的话可谓周全自如，小西天先生的说法也是意气风发，可二位想的都不是万全之计啊。或许县令就是说着玩儿的，再过个一百天，等他儿子过百日诞辰时又全变了，做诗文的反而有奖了。还是等等看吧。老黄牛正襟危坐，嘴不停地动。

韩月奇招呼大家落座吃宴，名士会分子们推推搡搡了一番才安定下来。我见缝插针，被韩月奇点了名要做自我介绍，弄得我脸红脖粗。我父亲去世人所共知，而我服丧期未过就到这种仅次于烟花柳巷的地方来混，于情于理都不合适。好在分子们大事当前，对我也既往不咎了。

首先上来的是八盘小菜，俗称兰溪八景。其中，白垩纪是一层层白菜叶，每层上面涂了西红柿鱼子酱；春风十里是片片的西瓜，中间穿着一根水萝卜；南辕北辙是用秋油煮过的笋干，切成横丝；梅香如故是一盘在梅子汤里泡了三夜的去核樱桃；金镶玉是肥嫩的菠菜，加酱水与豆腐煮成；三白世家是鲜菱、新栗、白果用鸡汤煨烂了；斜阳草树是一撮冷处理的胡萝卜放在一片冒热气的冬瓜瓢上。

一有吃食入帐，分子们的谈话气氛一下子缓和下来，引经据典指桑骂槐的多了，直截了当象嘴狗牙的少了。三巡酒毕，丫环端上来了五鲜，曰五行齐会，去骨酱鲈鱼是生角，栗子家乡鸡是旦角，包箔芦笋肉是净角，菹蒸大闸蟹是末角，晶卤醉虾是丑角。菜过五味，乐手端坐，阮声鹤起。一曲《河之殇》正当化食之纲。

韩月奇说，诸位，诗文税原本和我们无关。正如吃饭，谁征税来，难道还有吃饭税，睡觉税，出恭税了？我们写诗作文，和市井人家吃饭睡觉一样，本能而已。他征税，针对的是那些出书的，发表的，玩儿手抄的，在公共场合朗诵的。我们不那么做，我们搞的是口头文学。

韩公差矣！海陆空放下筷子，一脸正气道，文学虽只算得狗屁，张扬的却是狗屁眼的个性。各位让了，话糙理不糙啊。

海陆空一语既出，举座哗然。

出合集的九仙桥、山海丹和北戴河不干了，群起而攻，对海陆空的说法从词源、义理、现象学各个层面进行了批驳。

我就像残羹冷炙被他们遗忘在一个没有确定朝向的椅子上，半天不得动弹。我看到韩月奇溜出了宴席，在院子里和一个丫环调情。枝影叶光透进室内如上了层青绿山水。画中行者正向一位樵夫问路，樵夫手指北山，行者目

送西南。

分子们的争吵在酒足饭后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写戏！我大声喊。

逗留在院中的韩月奇吃惊地瞪来鱼泡眼，丫环趁机露水般滑脱而去。

戏楼由韩青子经营。她招徕各地戏班演出，门票三七分帐，她占七成。江浙一带多是漂泊类转蓬的草台班子，韩青子雇佣专门的策划师把草台班子打造成诸如鬼生妖旦或三大魔须之类的组合。铁打的舞台流水的戏，我去看过几出，不过尔尔。

在后台经常能撞到穿开裆裤的小孩儿，他们的脸上也化了妆，互相打斗。戏子们的老父老母大多担任化妆师或勤杂员，前后忙碌，缝缝补补。绳子上晾的戏装滴着水，弄得小溪纵流。

屋子里凌乱不堪，朦胧一片，只有尿臊闻起来非常清晰。我觉得这里才有真的戏，在戏子们没上妆的脸上有一种神。这种神教我的笔有了一股神气，让我看到了笔上若有若无的锋芒。

我跟韩青子说起《木鱼缘》的构思，她哈哈大笑，笑得我不好意思了。自己的女人如此爽朗，只能令她的男人更加自卑。韩青子在我家的地位已非一人之下能够形容，其骄横之气汇成一汪蓝蓝烟波，在我眼前久久不去。不过这次她面带桃花，可能是戏楼的经营喜获丰收。

她说，好吧，我懂你的意思。要组自己的戏班子，对吧？不过有一样，不许蓝靛子演。那是个天生的贱坯，虽说戏子就够贱的了。

蓝蓝的烟波化作一道闪电呼啸而过，在天际露出苍鹰之尾。

我猛然望见赵宁子转过影壁，扶花牵柳而来。三月未曾谋面，我对她已经丧失了基本味觉。在短暂休克之后，我的感觉如溃堤般喷上额头。眼前的赵宁子就是一面飘扬在我头顶的旗子，只有被风吹着，我才能仰见她的全貌。

赵宁子是兰溪有名的疯女，笑不掩齿，当街吃饭，呼啸而走，就差没随地大小便了。她曾在鼓楼上指白云发誓，谁能拔出她肋下宝剑，谁就是她如意郎君。

我那时正值发情期，却对青梅竹马的韩青子没脾气。男人对女人的直觉，其本质就是嗅觉。平日里走路说话，我的嗅觉是退化的、关闭的、没人味儿的。但发情的鼻腔里长满了灵敏度极高的鞭状细胞，像天线一样接受着异性的电波。



我在古玩地摊中流连，对那些真真假假的破铜烂瓦一共打了三个喷嚏，便闻见奇香。那是一团长满了触角的介于植物与动物之间的生命体，正处于细胞分裂的扩容期。

对面的大汉挡住了我的视线，蛮横地挥动着利落的拳脚。我被无缘无故地袭击，只得大呼救命。围观的群众认得我就是那个李家公子哥，可对大汉不摸底细，未敢贸然上前。我原谅他们，就在地上翻滚腾挪，演绎着土烧鸡的制作工序。

赵宁子的宝剑呛啷一声，闪出半截白明。那大汉抽出腰间长鞭，横在当街，和赵宁子对峙。群众作鸟兽散。大汉忽然笑着倒在地上，赵宁子便是一惊。我趁机窜到她身后，抽出了宝剑。

赵宁子对我说，你有戏。

我鸿蒙初开，对戏剧有了第一次认知。

赵宁子经常远游，一去就数月，丫环也不带。我不拦她，可她每次出门都来问我要钱。

我就到韩青子面前编个谎。韩青子从不在给我的钱数上打折扣。我跟她很少说话，就像如今女孩子的前卫装扮基本也就维持个体面。她对我的身体没有兴趣，仿佛多说上一句话就要出入好几百两似的，一定心疼死了。

我经常在心里说，韩青子啊韩青子，忙你的去吧，去吧——。可韩青子却像个鬼魂似的跟着我，让我觉得身边的物件和玩意儿都轻飘飘不实在。我又挥挥手，可她还是不肯离开。我就坐下来，等着和她对话。可她就不说话，眨着蓝色的眼睛，算账似的。我的手脚麻了，不听使唤。她走过来，胸前纽扣是算盘，衣服印着流水账。我闭上眼，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声响袭来，铁马冰河般凛冽。我的心凉透了，便说，算了算了，我都说了吧。

温和的空气里洋溢着大麦小豆的气息，致命的芳香让动物们丧失了方向四处乱跑。大地正铺排着隆重的晚宴，飞禽逡巡在汨汨而出的谷物之上。我和赵宁子把论坛搬到这里，用嘴对嘴的唏嘘保持对戏剧的感觉。

赵宁子和我谈起伟大的戏剧。戏剧，动情了，不够。要用脑子，脑子还不够，就用身体。演戏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儿，是个体力活儿。那怎么跟脑子挂钩呢？脑子要和身体协调，思想要与肉体一致。当身体和感情一致而没有脑子的时候，出来的就是浅薄的东西。

这些东西你跟蓝靛子讲了？我问。





蓝儿不懂这些，但她可以做个明星。

不用脑子？

这就得靠你了。女人演戏，男人写戏。女人靠身体，男人靠脑子。天经地义。可天经地义的事儿就不是戏剧了。它可以是戏，却不是戏剧。男人和女人，天与地，生和死，内与外，台上和台下，戏与生活，演员和观众，现实与梦，善和恶，这些对立的東西搁一块儿都是戏。可它们仅仅是戏，离戏剧还差得远。戏剧要的，是多极的东西。

赵宁子神情飞扬，声音激越。我正襟危坐，暗骂自己虚伪。我正在写的剧本里只有一对翩翩起舞的蝴蝶，仿佛在炫耀什么。可炫耀什么呢？语言的美妙，风格的幽默，故事的奇诡，还是他妈的调侃。

说到结构，我就想起老子的道生万物。不，不是这样。这样生出来的还是一个一，还是一个道。越是迫不及待要表明立场，越是接近枯燥的二元对立。在实际生活里，思想平均分配，大家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想法。

蚂蚁驮着碎叶，碎叶闪着光，影子又细又长。

### 03 新戏出台前后

戏楼里，行会名流、商界巨子、和尚道士、名士会同仁济济一堂。韩青子着藏青旗袍攥把香扇，由小婉陪着坐在头排磕瓜子。她忽觉腰上隐隐作痛，便让小婉捶几下。

小婉对韩青子说，呆会儿老爷表演的时候，大奶奶可别笑出声儿啊。

怎么。

我看过老爷的排演，可好笑哩。

和谁？

当家花旦啊。

那我怎的就不能笑？

大奶奶笑的声音好听啊，大伙都不看戏，就看大奶奶了。

你这小蹄子！韩青子一笑，腰又疼了。

大奶奶来得早啊。赵宁子拖着波斯长裙过来，双腕上戴着凤纹玉镯，旁边站着祖儿。

韩青子给了她个笑脸，妹妹，这裙子好艳哪。

是祖儿给我做的，比外头买省钱，还可心。

韩青子想，赵宁子毕竟大家闺秀，和丁丁咣咣的蓝靛子就是不同。

可祖儿的身影让韩青子想起赵宁子的四千两欠账。

韩青子侧身从盘里摘颗荔枝，瞟了眼蓝靛子的空位子。

韩月奇自恃名士会掌门，就站起拱手正要发表即席演讲。韩青子怕他没完没了影响迎接县太爷，便说，韩会长不妨作个开场白，待戏完了再仔细评价。

韩月奇说，承蒙李大奶奶提供这么个机会，我们名士会的人都齐了。今天是李老爷新戏首演，我们来此捧场自不待言。传说来自民间，今天我们的传奇又要回到民间。可喜可贺啊。我还是那句话，口头文学无限自由。

刘小宝说，掌门的话道出了文学的玄机，呆会儿的戏里相信一样也有。就以此作为我的祝福吧。

戏总是越往后越好看。老黄牛的话像从鼻腔里喷出来的。

几个做茶叶生意的商人颇为不屑地注视着这帮子名士，不时交头接耳。

其中一个说，各位名士请了。我们经常看戏，就是图一乐。传奇把那点悲欢离合荣辱兴衰演活了，我们就开心就叫好就赏铜板。我们最喜欢两个地方，一个戏院一个妓院。请问众名士，文学是否就发源于此。

话音刚落，几人一起哄笑。

海陆空大叫，呔，几个小贩也敢在文汇之地肆意妄言。敢扫我们的兴，就断你八辈祖宗的根。

几个茶叶贩子没料文人也如此粗口，一时语塞。

他们是韩青子请来收购兰溪茶的，在韩青子眼里是贵客。他们可以把兰溪茶带到遥远的西亚诸国，一旦为外人所知，那小小的茶叶树岂不就是金枝玉叶。

于是韩青子说，各位看在我面上就别争论了，太深奥。我家老爷做这戏也就是玩，可玩跟玩大不一样。韩会长那里玩儿高雅，再世俗的玩意也能玩出道理。可我家老爷就只知道玩，他不玩干吗去呀。索性就玩个复杂的，这样耗精力，更能定心性。这几位老板说得没错，一句话、真诚。

门外起了骚动，县太爷贾明瑞携新姨太来了。新姨太倒是落落大方，风月剔透裳罩得身形袅娜，步态婉转。

韩青子迎上前说，大人万福。





贾明瑞说，李老爷改邪归正，恭喜恭喜。

韩青子说，呦您这位新太太今天好青春啊。

贾姨太回礼道，你的礼物可人哪，不会是问了老爷吧。

韩青子说，就猜妹妹会喜欢的，倒没问大人，只是觉得我和你性子就那么近。

贾明瑞说，哦，名士们也在，盛会啊。我也是忝列名流了。

名士们见知县点名，只好施礼。

北戴河却说，大人能与名士合流，为何又要和文章作对呢。

贾明瑞说，你们冤枉我了。大明国运昌盛，是因为有了新税法。鼓励农桑，减税去赋。那么国家去哪里收税充盈国库。我声明啊，我征收诗文税和我儿子百岁决无相干，那只是巧合。大明文风鼎盛，始祖洪武帝立下规矩叫各衙门对本地诗文尽力收集。大明开国二百一十年，每年翰林院编撰的《诗文年鉴》汗牛充栋，放不下就搁国子监，国子监没地方了就放到民间书库。而各地收集整理的文料更是浩繁，最后只好把它们放到粮仓里。如今是文人跟农家争田地，文章跟粮食争地盘。我总得想个办法呀，希望各位能够理解。

史金石接过话茬儿道，贾大人操虑国事如此细微，实在钦佩啊。

小西天忍不住了就说，别看你是我们的父母官，可我们从来就崇拜文圣屈原。你最好放聪明些，别得罪我们文人，没你好果子吃。

九仙桥、山海丹、北戴河纷纷附和说，就算征，也得等我们出了合集呀。

韩青子跟小婉嘱咐两句。等小婉进后台她就大嚷，开戏了！

青鱼游到台前，自称是水祖爷爷九十九代孙，当今水神的侄女。她张望岸上人间的热闹，便想到兰溪镇走一遭。

蓝靛子唱到痴字，声音盖过伴奏，多唱了四个长拍，弄得琴师举弦不定。

韩青子嗑瓜子的手停了，心说，好啊李渔，你竟敢偷梁换柱，把个小贱人弄到台上。你们卿卿我我的，让所有人都看得见。

小婉刚要说不屑的话，被韩青子制止。

韩青子一招手，小婉又把耳朵凑过来。

在庙里，青鱼遇到我扮的会省。